

戲劇 資本論

馬克思原著
阪本勝編劇
費明君翻譯

戲
劇
資
本
論



第

一

部

第一場 晚鐘和晨鐘

開幕 舞台前方全面張滿紗幕。

由着影片底光線映在紗幕上面，明朗地可以看到舞台全體有基本的立體的機械裝置（Mechanism）。整個機械裝置，都被羣衆佔住。羣衆的構成是：男子們，女子們，少年們。男子們都赤裸着上半身。因着全體羣衆有組織的叫喚聲①，羣衆也形成了適當的組織，配置，和姿勢。羣衆在這當兒的全體有組織的叫喚，和映在紗幕上的字幕（Title）是互相呼應的。

① Sprechchor 這是德語，雖然已經是使用很久的新演劇上的形式，但在我國好像還沒有適當的譯語（日文使用的是音譯）。一九一七年利普克內喜特（K. Liebknecht 1871—1919）聚集了奈凱命的勞動者，舉行反戰示威運動時，曾用簡短的言語使羣衆發出集團的呼聲，可說是它的起源罷。那以後，賴恩哈特（M. Reinhardt 1873—著名的德國戲劇導演，希魔執政後赴美國，莎士比亞『仲夏夜之夢』改編爲電影的，便是他。）導演的埃提巴斯王（Oedipus Rex）俄國大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（I. Stravinsky 1882—所作詩歌劇）等作品中，雖有部分的出現，然而作爲獨立的形式的，却是德國無產者戲劇團體組織的移動劇團，他們爲煽動與宣傳，曾經作過種種發展的努力，因而在希魔彈壓之前，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。目下在法、英、美各國的戲劇中已廣被採用了。在我國，魯譯者貧弱的記憶，好像柯仲平先生在他的詩劇風火山中，曾經使用過這個手法。主要方法是用趣味的或是煽動的語句傳達給大衆，使大衆能簡單直接地了解內容，而獲得效果。因而在戲劇、音樂、詩歌、舞蹈中，都可加以利用。（譯者）

影片 1

卡爾·馬克斯的肖像。他底簽名。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。

字幕 1

資本論初次出世以後的六十四年，地球底姿態已經有了顯著的轉變。無產階級的鬥爭，使世界地圖改變了色彩。那樣，資本主義老了。

不過……不過……

還有鐵鎖！

第一羣衆（男子們底全體羣衆有組織的叫喚聲——以下都略作S·C——）
鐵鎖！

字幕 2

有剝削！

第一羣衆（S·C）剝削！

字幕 3

有貧困！

有飢餓！

有失業！

第二羣衆（女子們的S・C）貧困！

飢餓！

失業！

第三羣衆（少年們的S・C）給我們麵包！

字幕 4

但是！我們

是有未來的。

全體羣衆 是的！有未來的！

字幕 5

是怎樣的未來呢？

第一羣衆（S・C）解放！自由！支配！

字幕 6

是的！爲了解放應該怎樣？

第一羣衆（S・C）團結！鬥爭！流血！

第二羣衆（S・C） 合在一起！合在一起！

第三羣衆（S・C） 前進！

字幕 7

是的！是的！但是，同志們！

我們不如暫時把

我們過去的

命運

來回顧一下吧？

牧歌的音樂。

影片 2

浩蕩的大洋波濤。中世的宗教殿堂。圓形天井（Dome）等等牧歌式的點綴景色。

中世教堂底幽靜的鐘聲在傳揚着。

一個女人（獨自從人列中出來） 這是多麼沉靜、多麼懷戀的鐘聲啊。那響聲把我們底心引誘到做夢也似的遙遠的以前去了。被工廠的機器壓迫着的

字
幕
8

我們，很懷戀以前人們的平安和穩定，牧場上的羊在夕陽下回去，河流在城牆下靜靜地蕩漾，快快樂樂的做着工作，在黃昏時候快快樂樂的團圓在一起……神明，請您回復到從前罷。（祈禱）

狂亂刺耳的工廠汽笛不住地震響。

是什麼東西！

打消了少女的祈禱？！

可是

停止了嘆息罷！

要來的終究要來的！

中世的晚鐘和近世的晨鐘

產業革命的黎明時期

梵鐘和汽笛的二重奏！

黑暗。紗幕突然升起，依然可以聽到輕微的鐘聲。

第二場

嘶啞下去的牧歌

德國，什雷西恩^①地方的某都市近郊。

居住在那地方的手織業者家族底手藝作場，時代是：手工業底生產方法以及工廠手工業底生產方法已經漸次衰微，近代的資本主義底生產方法，正開始侵略到都市以及田園的那時代裏底一個時期中的一個地點。這兒，大概的假定是在十九世紀前半期。作場裏放有手工業的織布機。窗外可以看到教堂底圓形天井。亨斯師傅底妻子和弟弟，正在舒暢而愉快地唱着歌，做着工作。另外還有一個職工。

歌唱——

星期六呀，星期六，

職工可以拿襯服

晚上跑來了朋友

和街上的姑娘喝酒

嚟呀呵！啊哈啲啲呵！

星期天呀，星期天

師傅吃着豆兒呢

一切事情都讚賞

徒弟心裏也很舒暢

噯呀呵！啊哈噲噲呵！

略過一歇，教堂裏的晚鐘聲音幽靜地傳揚過來。夕陽從窗口上照射進來。

亨斯底妻子和弟弟站起身來，靜靜地舉行祈禱。是傍晚的禱告。

正在舉行祈禱的當兒，亨斯師傅底第二個弟弟（少年）和他底妹妹從門外飛竄進來，看到兩個人正在祈禱的姿態，也立刻同樣地舉行祈禱。

依然可以聽到幽靜的鐘聲。

狂噪打消了鐘聲。突然聽到猛烈的工廠底汽笛聲音。

這樣，鐘聲就和汽笛聲音怪奇地交錯起來。

① Schlesien 此地域本爲德屬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，由普魯士、捷克、波蘭三國分屬。該地山脈連綿，地勢高峻，森林繁茂，土地肥沃，農產豐富，工業也很發達。又稱西利喜阿（Silesia）。

（譯者）

弟弟 畜生！惡魔！

在他底喊聲之下，大家停止祈禱。他掩住耳朵毫不動彈地站着。

妻子 （從耳朵上放下手來，拍着弟弟的肩頭）安定一點罷。像你這樣堅強的人，

假使會對工廠底汽笛感到煩惱，不是太使人氣短嗎？

弟弟 （提起神來）對了，嫂子，說的很對。我的使命，是藝術底創造。織布工廠的汽笛無論怎樣叫得煩燥，我還是有我的世界的。有着我自己的境地的。

妻子 你織的東西，不是很高貴的藝術品嗎？那和工廠裏織的，是完全兩樣的。

弟弟 對呀，嫂子。我在那裏面，織進了美麗的傳統。（拿起自己織的東西，儘是傾心地眺望）這裏面有詩。有公主的熱情的戀愛。有騎上白馬的騎士底夢。

妻子 唔，是的。你對於你自己的天分，是不能沒有驕傲的。

職工 （一邊收拾工具，一邊嘲笑地）師傅娘，師傅很慢哪。賣買又糟了吧？

開始要走出去。那時，汽笛又響了。

弟弟 （憤然的跑到窗邊，對外面張望）嫂子！瞧那磚瓦的牆罷！從那地獄裏面，

瘋狂的汽笛在叫着呢。

職工 不過，如果在地獄裏也能安心的有吃，就比這手藝作場好一些啦。

弟弟 滾出去，滾到地獄裏去罷！像你這種職工，我們這兒已經用不着了。

職工 嗯，當然會去的。照小東家說起來，那織布工廠，就活像是地獄似的，但是，提到了吃，總不會有錯兒的。老是在這兒受使喚的話，不多久就該這樣的啦！（抬起下顎裝死給人家看）而且還（唱歌）星期六呀，職工可以拿襯服……。那不是開玩笑嗎？哼，連工錢都拿不到手……曄，弗利茨！

徒弟弗利茨進來。

職工 好了，今天爲止，要和這手藝作場再會啦。明天起，要依照我們的希望，到那有活氣的工廠裏去了。徒弟心裏也很舒暢……嗎？真是把人當傻瓜！

那時候，亨斯師傅推開門進來。

他挾住的大包裹，就在當場丟掉了。職工和徒弟躲到角落裏去。

妻子（看住丈夫的神情）回來了嗎？

弟·妹 哥哥，回來了？

大家都聚到他的周圍。

妻子（很不安地）怎麼啦？

亨斯 不行！

妻子默默地解開包裹，看望裏面。

亨斯 終於空跑了三趟。我們的東西不管是多麼的好，可是都很貴，街上完全都賣不出去。

弟弟 混蛋！哥哥，好罷，賣不出去也好。街上的那些蠢子，怎麼能懂得手織品的真價呢！

亨斯 自從這村子裏有了織布工廠以後，我們的手織品，就一點也賣不出去了。我也曾細細的想過，無論手織品怎樣的有價值，怎樣的費人手，可是總比不過能夠製造又便宜又多的機器底力量。唉，在這和平的村子裏，好像也有可怕的波浪打過來了哪。

弟弟 哥哥，爲什麼你說得這麼懦弱。機器是什麼東西，工廠是什麼東西，我無論如何非得把手織品的價值給他們看不可！

老父進來。

老父（啣住煙斗。拿起弟弟的製造品）很美，唔，很美。從前王爺的打獵衣服……

亨斯 又是王爺的打獵衣服嗎……爸，別再說了。不行呢！

老父 什麼不行呀？

亨斯 賣不出去，這個！我們的東西！

老父 那可奇怪了。大概錯的是在不買的傢伙。我嘛，把這屋子裏的暖帘守了五十年，才傳給你們的。是祖先一代一代的三百幾十年的……

亨斯 老是說些以前的話，現在時世改變了。

弟弟 藝術上是沒有時世的，是永遠不滅的。哥哥，不是這樣的嗎？

老父 是呀。我們家的暖帘是有神明守住的。師傅、職工、徒弟……這三種的聯合，是神明教給人的神聖的聯合。在幾百年之間，人底生活上所需要的東西，都是由這三種人合力氣來造成成功的。那種誓約比鐵還要堅固得多呢。

弟弟（指著職工和徒弟那邊，對住老父）他們說要不幹了。

亨斯 嚶！唔唔。（自言自語地）以連工錢都付不出來說。（沉思起來）

老父 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……真正是豈有此理！（啣着煙斗緩緩地退出）

朝道路的窗口上，出現了牧師底臉龐。

牧師 晚安。

弟弟（用激昂的語氣）牧師先生，爲什麼要把教堂底鐘，和工廠底汽笛一起的響呀。教堂底鐘聲不和工廠底汽笛一起伴奏，不也可以嗎？啊啊，我真想嘔呢！

妻子 別再說啦！

牧師（柔和地笑着）一切都是上帝底意思。機器是惡魔作的孽，不久該會受到上帝的譴責，而遭到滅亡的。（看住亨斯底妹妹格萊蒂）不久之間，尤其是虔敬信仰的你，總會明白這個道理的。

妹妹 牧師先生，我相信上帝的賜恩和審判。（退出）

牧師 唔，唔，再會。（喪去）

弟弟 哼！是什麼上帝。教堂底鐘聲會給工廠底汽笛聲音吹光，還是什麼上帝。